纪念十月革命**104**周年

October 23, 2021

纪念十月革命**104**周年

104年前的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是11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104年后的现在，即公历2021年的10月，我们中国的革命者要纪念它，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而且是因为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在名义上是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我们需要新的十月革命，需要推翻复辟了的资本主义，重新建立社会主义。

人不是靠放下筷子前的最后一口饭吃饱的。类似的，十月革命也不是靠最后那几天的英勇斗争就胜利的。如果从列宁的哥哥被沙皇杀害、列宁本人被喀山大学开除的1887年开始算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准备了30年时间。如果从列宁结束流放，开始流亡海外创办《火星报》的1900年开始算起，那也有17年的时间。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中和在17年中都做成了什么。1991年，是即将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彻底复辟雇佣劳动制度的头一年。而到了2004年，明确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需要新一轮革命的觉悟者已经很不少了。可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不要说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了，就连一份像样的政治报，都还没有办起来。已经有两代中国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进行了30年的自发斗争，却始终没有等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要认真地纪念十月革命，就要看一看列宁他们为十月革命做了哪些环环相扣的准备，这些准备对于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哪些启示。如果只是口头上高喊纪念十月革命，甚至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流下热泪，却不去做那些为了新的十月革命而必须完成的工作，就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辜负了自己对工人阶级所负有的历史责任。

十月革命最突出的地方，是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坚决地用暴力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逮捕资产阶级政府的成员，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出现的工人政府。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力量上超过阶级敌人，以无产阶级中出现一个觉悟阶层自觉响应党的号召为条件。十月革命时俄国工人阶级中觉悟且有组织的阶层的人数，大概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启发和组织这个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是革命主要的准备工作。可以设想，由于中国人口的规模、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和反动政府的力量，都较沙俄大和高，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人数，应该需要比十月革命更多。为了进行这个准备工作，就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而把资本主义意识的灌输从工人的生活中逐渐排挤出去。这就需要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党有自己的纲领，有用对社会生活中各种事实的分析去阐释这个纲领的报刊，有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员去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促进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先进阶层的形成和组织。这个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在已经存在的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内部各种冒险主义和修正主义开展斗争而诞生出来。2004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小组。17年来，有办报刊的尝试，有建党的尝试，有以组织方式开展对工人的宣传鼓动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带有摸索的性质，并没有系统地吸收十月革命

道路的经验，当然更谈不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了。

十月革命向前回溯17年，是1900年。列宁所面对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的很像。有1898年建党的尝试，主要领导成员在党成立后立即被捕，并没有能够开展对工人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各地都在出版只能维持一两期的报纸，全国加起来一年只有几十号，毫无连续性和稳定性可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开展工人工作，开展工人工作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本人则在从17岁到30岁的13年中一直处于沙皇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列宁用“手工业方式”来刻画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状况，即缺乏自觉性，各自为战，不是作为一个有计划的组织的一部分来工作，而是自发工作形成了全国各小组各自缺乏持续性，互相没有联系的状况。这样的局面自然造成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改良主义成了沙皇政府在左翼阵营中事实上的帮手。

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步骤，首先是通过自由的、不受审查的、在海外出版的秘密报刊来结束这种一盘散沙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态。秘密报刊批判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意识灌输的改良主义思潮（当时是经济主义），说明无论是推翻专制政府，还是在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后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都需要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的全面灌输，为此必须建立起一个集中制的党来。列宁特别强调，为了保持刊物和运动的连续性，在专制制度下必须有一个海外基地——在建党之前是海外的报刊编辑部，在建党之后是海外中央。《火星报》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在遇到无数发行困难的情况下，还是迅速战胜了改良主义思潮，统一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为各地方委员会，并建立了这些委员会与海外编辑部和国内当地工人之间的联系，为党事实上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是列宁在历史上曾经做到、而我们在当代始终没有做到的一步，但却是通向新的十月革命事实上的起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后面还与建立松散的党的尝试、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尝试、革命失败后取消秘密党的尝试、用“保卫祖国”的口号腐蚀工人革命意识的尝试、在革命的前夜与资产阶级妥协而最终葬送革命的尝试继续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不管怎样，这一切的基础，即布尔什维克这个政治思潮和派别，是在1900年至1903年《火星报》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不出版《火星报》，不进行与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不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融合为统一的委员会和统一的党，不推动这些委员会走向工人阶级并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分化出来，所有这些后续的步骤就都无从谈起。

我们纪念十月革命，就是要继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用暴力革命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具体来讲，在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要设法定期出版由全国各主要马克思主义小组共同参与的秘密刊物，并在这个过程中融合形成思想上反对改良主义、政治上坚决为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而斗争、组织上民主集中的统一政党。特色专制政府会运用它全部的国家力量来破坏这个过程，自由派会发挥它全部的智慧来嘲笑和抹黑这种努力，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穷尽它全部的技俩来从内部阻碍这一趋势。不付出巨大的牺牲，不进行彻底的斗争，不克服巨大的困难，不要说再过去17年，就是再过去30年，新的十月革命也不会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由于它内在的矛盾，十年左右就会遭遇一次大危机。只要我们敢于向前迈出这一步，十月革命的道路就会在我们的面前铺开。我们一定能沿着列宁的足迹，在特色资本主义的中国条件下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创造出来，在赵家人最虚弱的时候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